



新兵

巴倫·巴蘇著

新兵

巴倫·巴蘇 著

施咸榮 王央樂 譯
劉壽康 馮金辛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新 兵

巴 倫 · 巴 蘇 著
施咸榮 王央樂 譯
劉壽康 馮金辛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 四 環 處 諸 同 日 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174) 字數:248千

開本 $33.5'' \times 46'' \frac{1}{32}$ 印張 $11\frac{1}{8}$ 插頁2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0

定價(6) 1.17元

Baren Basu
RANGRUT
(The Recruit)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td. Bombay, 1954.



—

“莫斯科淪陷啦……希特勒佔領了莫斯科……”

乘客們從開動着的公共汽車上叫喊：“嗨，賣報的，這兒來……”

公共汽車在弓市街的拐角上停下。賣報的孩子簡直把車包圍起來了。賣票員按鈴要開車，那羣賣報的孩子又闖到一輛電車那兒去了。有幾個邊跳邊叫：“莫斯科淪陷啦……希特勒要到印度來啦……”

公共汽車上有兩個乘客買了晚報。在防空燈下面讀報原很困難，可是這時誰還管得了這個呢！一些坐在他們旁邊的人都擠攏來想看一眼標題。有人用一種挺神氣的口吻說：“呃，先生，這班沒教養的老粗能堅持多久？想一想，他們要跟德國人抵抗！莫斯科已經淪陷，這就是說，通印度的道路已經打開啦……”

“我倒希望他們快點來，老兄。一個人像一頭瞎牛繞着油磨似地活着，這種生活還能忍受多久呢？讓希特勒來吧，那時我們倒要看看誰來保護‘薩拉’^①們。”

“你說得對，老兄。真的，這些流氓够多麼強大？他們連自己的國家也拯救不了，還要來保衛印度？倒好像他們一挖了防空壕，在燈火管制的時候一動不動地坐在裏面，就沒有人看得見他們了。我聽說，倫敦早已經成了平地，跟我們要塞附近的那片廣大田野一模一樣了……”

“噢，你知道不，我們東家約莫三個月以前就訂了船票，今天得要我去把票退掉。可憐的傢伙，他已經無‘家’可歸了。”

在公共汽車最黑暗的角落裏，一個年長的紳士問：“莫斯科真的淪陷了嗎，先生？”

有人譏笑說：“怎麼，礙着你了不成？請問，先生，‘誰拖着梯子踐踏了你那熟了的莊稼？’”

“唔，這的確有點礙着我了，”年長的紳士回答說。“要是俄國人吃敗仗，希特勒來到印度，真能帶給咱們自由，那我就沒話說了。可是你們怎麼忘了，希特勒只不過是英國人的兄弟，並不是我們的朋友……”

希特勒的勝利所引起的那陣興頭，似乎已經低下來了。有人用厭惡的眼光看了那年長的紳士幾眼，就背過臉去；有人點火吸起“比第”^②來。

這時已經到威靈吾廣場的拐角。阿瑪爾得在這裏下車。下車

① “薩拉”，普通罵人話，原意“鼻子”；現今已成為印度某些地區談話中的口頭語，在大多數場合已無罵人的含義。——英譯本原註。

② “比第”，一種煙捲，把煙草捲在樹葉子裏，外面用線紮着。——英譯本原註。

前，他又朝那個年長紳士嚴肅而安詳的臉上仔細看了一眼。他跳下車，朝公共廁所走去，可是一看到在那裏站隊的兩長排人，他就呆住了。這就是戰爭帶給他們的新生活。不管什麼事，都得排隊等着。阿瑪爾可沒工夫等着輪到他，他覺得還不如到野地裏去方便一下。反正藉着燈火管制，也沒人看得見。

威靈吞廣場東邊是拳鬥場，正有兩個人在防空燈下面練拳。阿瑪爾停了下來。他素來愛看拳鬥，有一時期還打算學的。可是即使學了，對他有什麼好處呢？找起工作來，拳鬥又不能算是多了一重資格。

阿瑪爾繼續往前走。他從西門走進公園。在燈火管制的夜裏，在防空燈下面，公園看上去好像一個迷宮。阿瑪爾四下裏望了一望，就蹲下來小便。他站起來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鐸環的玎玲聲。他警覺地豎起耳朵，向暗中窺視，看見離他不遠地方有兩個人緊緊地依偎在一起。他覺得奇怪，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是夫妻嗎？要是夫妻，又幹嗎要到公園裏來調情呢？他們彼此緊緊地擁抱着。阿瑪爾很想停下來多看一會。但是又覺得像那樣垂涎欲滴地站在那裏，總有點不舒服。他想最好還是坐下來。他是要去參加一個婚禮的，但是遲去個把鐘點倒也沒有什麼關係。這又不是要去見什麼人，求職找工作。

他走了不多遠，剛要坐下，那女的忽然站起來，很快地朝大門那兒走去。一個穿西服的男人在後面緊跟着，想追上她。阿瑪爾懊悔起來。是他驚散他們的麼？他現在沒理由再坐下了。他漫不經心地往前走着，一邊想，自己本來也是可以結婚的。要是薩米蘭可以結婚，他為什麼就不可以？他嘴上露出了一絲苦笑。一個失業的人怎麼還談得上結婚呢？

舉行婚禮的那座房子裏面有一個果園，上面搭着帳篷，中間安放着一個寶座，寶座上面鋪着天鵝絨。果園裝飾得很美麗，有人工佈置出來的假樹，假爬藤，假山水，假星月等等。阿瑪爾心想，薩米蘭坐在那個寶座上面，看上去真要和國王之類的人物差不多多了。

賓客們坐在果園前面，周圍遮着雙層的柏油布，使亮光不致透出去。好幾個電扇在搗着風。然而悶人的熱氣仍然使人覺得不舒服。來賓中各樣人都有，人們可從他們所受到的款待裏看出他們的身分來。賓客們自動地分成幾堆，正在熱烈地高談闊論。

阿瑪爾留神細聽。“莫斯科早就淪陷了。你以為在現在這種時候他們還會給你什麼消息？他們要給了我們真實的消息，這兒就會發生革命了。”

阿瑪爾突然想起了公共汽車上那位年長紳士的話。他走開去在別處坐下。這裏有一些人在低聲討論什麼事。“現在正是時候，先生，”一個人說，“正可以囤積一些剃刀片。你越是囤進的多，也就越是能够賺大錢……”

“現在市上還有刀片嗎？”另一個問，“好像很早就看不見了。”

“那麼你最好跟政府搞個什麼訂貨合同……你馬上就會發財。這次戰爭不會很快結束。這正是一個機會，先生。”

薩米蘭的老弟看見了阿瑪爾，就把他拖到一個房間裏。“喂……你幹嗎來得這麼晚？”薩米蘭問，“真把我煩死了……”

阿瑪爾瞅着薩米蘭塗着檀香膏的臉，說：“你怎麼在這個房間的角落裏坐着？我看見你的寶座在外面空着呢。”

“嗨，別提了，老兄，”薩米蘭說，“他們完全是強迫我。他們一定要我坐在那個陳列櫥裏去展覽。真是低級趣味！你知道，那是黑市

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海岸线长 3200 公里，首都仰光。缅甸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国民经济发展迟缓，1987 年 12 月，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事佛是缅甸人最有代表性的民间风俗之一。缅甸的男子几乎都当过和尚，而娶妻生子则是还俗以后的事。缅甸的主体民族是缅族，大约占总人口的 65%。小乘佛教是缅甸的国教，居民中绝大多数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在缅甸，寺院随处可见，在乡间也是村村有寺。寺院不仅是人们礼拜的场所，也是社交和节日活动的中心。缅甸的佛塔比寺院还多，信徒们认为，建造佛塔可以“积功德”，既能“保佑今生”，又可“造福来世”，所以佛塔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把历代所修造的佛塔排成单列，有 1500 公里长。素有“万塔城”之称的著名文化古城蒲甘，在鼎盛时期，曾经有近两万座佛塔耸立。

作为宗教文化，缅甸的音乐、舞蹈、雕塑和绘画等也非常发达，其内容有许多都是反映佛教生活的。许多传统节日也起源于佛教。

在缅甸，多少年来都是由寺院代行初等教育机构的职能，儿童的启蒙教育，一般都由僧侣来进行。由于两万多所佛教寺院遍布缅甸各地，起到了很好的扫盲作用。所以在东南亚各国中，缅甸的文盲率是最低的。

▲1785 德国作家、《格林童话》作者之一雅各布·格林诞辰。

▲1809 盲文创造者法国的布莱尔诞辰。

▲1972 巴基斯坦同印度交战。战争结果是：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

▲1978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重要代表人物赛义德·哈玛米被暗杀，他是被刺客约到办公室里枪杀的。人们在贝鲁特为他举行了葬礼。

1月5日

X 射线公诸于世(1896)

1896 年 1 月 5 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会议上展出了很多 X 射线的照片，同一天，维也纳《新闻报》也报道了发现 X 光的消息。这一伟大的发现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很快传遍全世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数百名科学家为此进行调查研究，一年之中就有上千篇关于 X 射线的论文问世。

X 射线是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在做一项试验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伦琴于 1845 年生于德国的伦内普。1869 年，他获得苏黎世大学的

“那麼，跟政府訂貨？”

“唔，任何類似的工作。”

“不，凡是跟戰爭有關的事，我總不願意爲政府出力。”

“別再講這套道德節操啦，”薩米蘭厲聲說。“以你這套大道理你能在今天的世界上立腳嗎？你難道沒看到一切東西怎樣在遭受這次戰爭的摧毀？不少的獨立國家都失去了自由。在這一次瘋狂的逃難浪潮中，幾幾乎每人都賣掉了他妻子的首飾，從加爾各答逃跑了。千萬個像你這樣的知識青年當了兵。你除了走他們的那條路，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我們也在開始接受軍事訂貨了……”

婚禮已經結束了。阿瑪爾也吃過晚飯，覺得自己該走了。可是如果不到新房裏去看看薩米蘭，那是不禮貌的。他剛走到房門口，薩米蘭就大聲招呼他，也許是要顯示一下他是多麼神氣，阿瑪爾在他身邊坐下的時候，薩米蘭就按照一般規矩，把他的朋友介紹給新娘。新娘把手舉到額上合掌行禮。她手上一排排的鐲子叮玲玲地作響。阿瑪爾想起了薩米蘭說的話：“那都是黑市掙來的錢，因此他們花起來不在乎。”

阿瑪爾向她回了禮，可是不知道跟她說些什麼好。他勉強地說了一兩句話，以後就不言語了。薩米蘭挨近來對他低聲說：“我看你是做不來生意的，阿瑪爾。你不如去當兵，說不定倒能走運。”

阿瑪爾站起身來。“我們再瞧着辦吧。我現在要走了。時候已經不早了。”他走過去跟新娘道別的時候，發現她正在瞪着眼睛看着他。他一聲不響地合掌跟她行個禮，就離開了。

阿瑪爾無緣無故地走得很快。走進公園以後，他停了一下，朝野地四周望了望，接着又走起來，不過走得慢了。新娘的那一雙點過眼藥的眼睛好像總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他心裏奇怪，她爲什

麼要那樣瞪着他？

可是薩米蘭爲什麼要他去當兵呢？也許他的意思是說，他除了跟這次戰爭打交道，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可是爲什麼呢？爲什麼沒有其他辦法呢？他跟這次戰爭有什麼關係呢？這是英國和德國、日本之間的戰爭。遭受着奴役的印度人對這種戰爭又有什麼興趣呢？

可是薩米蘭也說他們自己已在開始接受軍事訂貨了。薩米蘭的岳父靠着黑市弄了很多很多的錢，早已不把錢看在眼裏了。薩米蘭的父親也毫不猶豫地就跟他拉上了關係。可是，跟一個接受軍事訂貨和做黑市買賣的人拉上關係等於是幫助了英國人。也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薩米蘭說起叫他當兵的話來，才會那麼泰然自若。

威靈吞廣場的拐角上已經沒有人影。電車早已停駛了。還有幾輛公共汽車疏疏落落地在行駛。在防空燈下面，那條孤寂的大街看上去很恐怖。牆上的巨幅廣告似乎都在向他霎眼。阿瑪爾用懷疑的目光瞪着那張動員人民“參加印度軍隊”的宣傳畫。這畫他已經看見過很多次了。可是今天他看了似乎又有新的體會。畫面上的人看上去似乎很面熟。薩米蘭跟他低聲說的那句話又在他的耳畔響了起來：“千萬個像你這樣的知識青年當了兵。你除了走他們的那條路，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阿瑪爾獨自站在那裏，心裏很有點害怕。他朝廣場街走去。不時有一輛出租汽車從他身旁馳過，裏面擠着一羣醉醺醺的男男女女的英印混血兒。有一個醉漢搭拉着腦袋坐在人力車上。黑暗似乎蜷作一團蹲在街角落裏。那些指向防空隊招募站的路標彷彿把路封鎖住了。那些防空障壁後面彷彿有一些吃人的猛獸在徘徊。

在救世軍總部的石階上，有一個青年男子響亮地吻了他的女朋友一下。阿瑪爾走到自由學校街的拐角上，有個人躡手躡腳地挨到他身邊，唧唧噥噥地跟他說：“姑娘，先生……英印混血兒……”阿瑪爾依稀覺得，那人就是下午在惠羅公司門前賣春宮照片的。

* * *

阿瑪爾的家庭是一個人口很少，可是收入却更少的小家庭。因此爲了生活，他們時時都不得在貧窮困苦下掙扎。阿瑪爾的父親很窮，可是他不承認自己窮。他出身地主家庭，掌管過很長時間的田地家產。即使在現在，他那種地主的脾氣也常常從他的破爛兜底^①和他的千釘萬補的襯衣裏面冒出來。門第和家世變成了他唯一的資本。

家業地產一天天耗蝕敗落，到如今，剩下的只是舊日光榮的外表。地產的收入已經沒有了，可是那種經常不斷的訴訟費用仍得照常負擔。孩子們看到的全是那些東拼西補，妄想維持過去那套貴族家世的事情，聽到的全是那些地主過去如何威風如何有權的動聽故事。

南尼高柏爾先生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他的妻子已經死了。他的母親還活着。大兒子沒有考取大學，所以就在一家商店裏做事，每月只掙三十盧比。阿瑪爾是第二個兒子，人很聰明，中學畢業考試及格以後，他的父親沒有讓他去做事。南尼高柏爾先生一心只想重新建立起他那已經破了產的家業，所以對阿瑪爾的期望很大。他把名譽和財產都寄託在阿瑪爾身上。要是阿瑪爾能讀到大學畢業，他家的聲譽就可以提高起來。此外，由於受了高等教育，

^① 兜底，印度男子身上所披的一種布披。——譯者註。

他還可以找到一個掙錢比較多的工作。至於他的小兒子卡瑪爾，南尼高柏爾先生一點也不敢冒險，他乾脆把他送進了商業學校，讓他終身當一個小職員。

大兒子比瑪爾一人的收入是不夠養活這個家的。南尼高柏爾先生不得不偷偷地向他有錢的親戚那裏去央求借錢。阿瑪爾現在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了。如果他一月至少能掙個一百盧比，那麼那筆賭注就可以贏了。他可以用不着再去求人借錢。等到卡瑪爾一旦也能掙錢，他就可以設法重振他過去的那份家業了。作為一個父親，南尼高柏爾先生當然是完全有權利來抱這樣希望的。

但是可惡的戰爭給他帶來了阻礙。由於害怕空襲，加爾各答的人都逃光了。從乞丐到富翁，每人都帶上他們帶得走的一切離開了那裏。南尼高柏爾先生的家庭碰到了危機。那些有錢的親戚大都離開了加爾各答。因此那一部分的收入就落了空。另一方面，物價又天天在漲。要使收支相抵現在不只是有困難，而簡直是不可能了。阿瑪爾大學畢業已經三個月。每月最多只能貼補家裏二三十盧比，更不要說找到一個像樣的工作。現在他的兩個學生又因為逃難離開了加爾各答，他簡直連一點收入也沒有了。

一天早晨，阿瑪爾坐下來提早吃午飯，因為他要跟幾個朋友一同出去。他祖母把一盆米飯放到他面前的時候，說：“我說，奧米，你怎麼不去找個工作做？你已經考及格三次考試。你又不笨，照理說你應該什麼都明白。”

“你還說什麼考及格三次考試，奶奶？”阿瑪爾說，“就是那些考及格十二次考試的，也在街上閒蕩呢。工作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我正在努力找。要是一找到工作，我馬上就去上班。”

南尼高柏爾先生一直在近處聽着他們談話。他聽完阿瑪爾的

把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从斜塔上扔下来,结果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从而推翻了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一千多年前宣布的“不同重量物体落地速度不同”的理论。

伽利略在哥白尼·布鲁诺的“日心说”鼓舞下,开始向教皇奉为至宝的“地心说”发起挑战,他要彻底戳穿“地球是中心,上帝是主宰”的骗人谎话。为了便于战斗,他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由于视野的延伸,他看到了月亮上的山谷、太阳上的黑子,甚至还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即著名的伽利略卫星。

伽利略在科学领域里的重大成就,激怒了罗马教皇及其信徒们,当伽利略写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这篇科学巨著后,教会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把伽利略投入了监狱。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御用工具宗教裁判所在1633年6月21日宣布对伽利略的判决说:“我们判决你在宗教法庭监狱内服刑,刑期由我们掌握,为了有益于补赎,命令你在今后三年内,每周背诵七篇赎罪诗篇……”这一纸胡言,竟使伽利略蒙冤三百多年,至死都没有撤销判决,甚至死后还被禁止举行殡礼,不准葬入圣太克罗斯墓地。

但真理是不可抗拒的。1989年,罗马教皇承认伽利略是被“错误地定了罪”,后来教皇又在世界主教会议上提出重新审理这一案件,为伽利略平反昭雪,绵延达347年的世界科学界大冤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裁决。

▲1945 艾哈迈德首相在埃及大选中获胜。

▲1959 戴高乐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任命安德烈·德勃雷为总理。

1月9日

孔塔多拉集团形成(1983)

1983年1月9日,位于中美洲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拿马四国的外长在巴拿马的孔塔多拉岛举行会议,专门就解决中美洲争端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协商,并通过了《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倡议》,呼吁中美洲五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要求一切外国军事顾问从这一地区撤出,停止向这里输送武器。从此,国际上把这四个国家称为“孔塔多拉集团”。

孔塔多拉岛位于太平洋巴拿马湾内距巴拿马城东南约80公里处,是珍珠群岛中离陆地最近的一个岛,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孔塔多拉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有计算、清点的意思。关于它的命名还有一段趣闻。1513年,西班牙

場風波，他不找到工作怎麼還有臉回家？但是，這是一種專制。儘管他自己是一無所有，可是這種重大的責任仍然落在他的肩上。如果他掙不到錢，這麼些人就都要餓死了。

火熱的太陽照射着。街上的柏油在溶化。阿瑪爾走得很快。汗水順着他的四肢往下直淌。他一直向薩米蘭家中走去。薩米蘭剛一出來，阿瑪爾就問他：“我問你，上次你既然勸我去當兵，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哪兒可以找到軍隊的工作？要不要走什麼門路？”

“進來坐會兒吧，”薩米蘭說，“你一想到當兵，倒好像已經有了兵大爺的脾氣啦。”

阿瑪爾和薩米蘭一起進了屋。薩米蘭打開電扇。“這麼說來，你已經決定當兵了？”他問阿瑪爾。

電扇上吹來的涼風似乎使阿瑪爾更加暴躁起來。他覺得薩米蘭的話是對他的最大嘲笑，就像他奶奶對他的那種疼愛一樣。他板着臉坐了一陣。“這麼說你已經決定了？”薩米蘭又問。

阿瑪爾嚷起來。“還談得上什麼決定不決定？我是給揪着脖子硬拉進去的。我還有什麼辦法？由於戰爭，你在接受政府訂貨，做黑市買賣。對你說來，目前正是好時機。可是像我們這種人有什麼辦法？”

阿瑪爾打聽到了募兵處的地址，出來走到街上的時候，心裏非常苦悶。他本來一直以爲這跟其他工作一樣，也需要找些有權有勢的人幫幫忙，走走門路才行。如果這樣，他就弄不到軍隊的工作，他也就可以得救了。可是現在才知道當兵原來並不用費這些事。只要你肯張口要工作，工作就能到手。

阿瑪爾仍舊在街上轉來轉去，轉到好幾個地方去作了一番最後的嘗試。情況可還是跟以前一樣。到處的門上都神氣活現地掛

着“沒有空缺”的牌子。辦公處的牆上都掛着同樣的標語：“參加印度軍隊”。

最後，阿瑪爾又回到了失業者休息的地方，寇松公園。他坐在一棵樹下，這樣，落日的斜暉就照不着他了。很多像他這樣的人都在那裏閒蕩。他們都是失業的青年。白天裏，他們是沒有資格待在家裏的。要是他們待在家裏，他們的父母就會疑心他們是存心坐在家裏吃飯享福。

阿瑪爾向四周望了望，然後在樹下躺下來。這時候，他那種激動的心情已經平靜下來。他已經無能爲力了。他不得不重新回家。一想到回家，他不禁害怕得直打起哆嗦來。

離他兩三碼遠的地方，有兩個小伙子在坐着談話。突然，其中的一個把兩手重重地在地上拍了一下，說：“當然，我要去當兵……”

“在國家面臨着這樣的危機的時候，”另一個說，“去當兵，就等於賣國……”

“可是你知道你們幹的是什麼事嗎？個人的不合作主義！假如說賣國，那是你們首先開始賣國的。你們把我們這些窮人的生命當作玩笑，自己跑到總督府的門上去乞憐哀告。這是一種多麼奇怪的爭取自由的鬥爭！你們爲什麼不發出一個革命的號召？先把英國的統治推翻，然後我們自己來抵抗日本人……”

“不成，不成。現在不是輕舉妄動的時候。我們不能採用暴力。”

“當然，你們當然不能這樣辦。要不然你們的那些花樣就都會暴露出來。可是，也請別嚷嚷像‘我的國家’這一類的空洞口號。要是我們連活都活不下去，那麼謀取國家的獨立自由又是爲了誰呢？已經有多少萬像我這樣的人當了兵，你知道嗎？”

“他們是走錯了路……”

“那麼讓這些人慢慢地死去，你們的國家難道就可以自由了嗎？瞧，你們要是真想解放這個國家，你們就得放棄這種搖尾乞憐，真正像個人，進行鬥爭。只要你們真正地發動了這樣的鬥爭，總有一天你們會看到，我們的愛國心也不比別人差。”

阿瑪爾驚異地把那個說話的人看了好半天。他覺得現在他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

*

*

阿瑪爾本來以為所有那些在克立夫街閒蕩的人都會擁到募兵處去。可是他一看到呆在那裏的人並不像他所預計的那麼多，他心裏又有點嘀咕起來。他懷疑自己是不是當真走錯了一步。

一個看上去相當神氣的小伙子說：“募兵站可真不少。在曼西路上有後勤站和軍需站；在劇院路上有醫務站和工兵站。可是那些地方都沒什麼前途。這裏是招募一批人到鐵路上去工作。這是種技術工作，對受過教育的人說來，倒還比較合適。”

“所以，”另一個人說，“我們可以看見呆在這兒的多是些有身分的人。”

“這是很自然的。一個人要是受過些教育，誰願意跑去當一個整天挖泥挖土的小兵呢？招募這種人的募兵站每條胡同裏都有的是。”

現在阿瑪爾能夠掌握情況了。這麼說來，並不是只有這裏一個募兵站，還有很多同樣的募兵站像陷穽似的分佈在四處。他已經鎮定下來，能夠仔細打量一下聚在周圍的人羣了。人數不算太少。至少有六七十人。各式各樣的人三三兩兩地聚作一堆在聊天。他們集合攏來倒有很大一羣人呢。